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dāng dài yōu xiū xuán yí gù shì zuò pǐn jí

神秘消失的特工船

Shen Mi Xiao Shi De

Te Gong Chuan

李绪廷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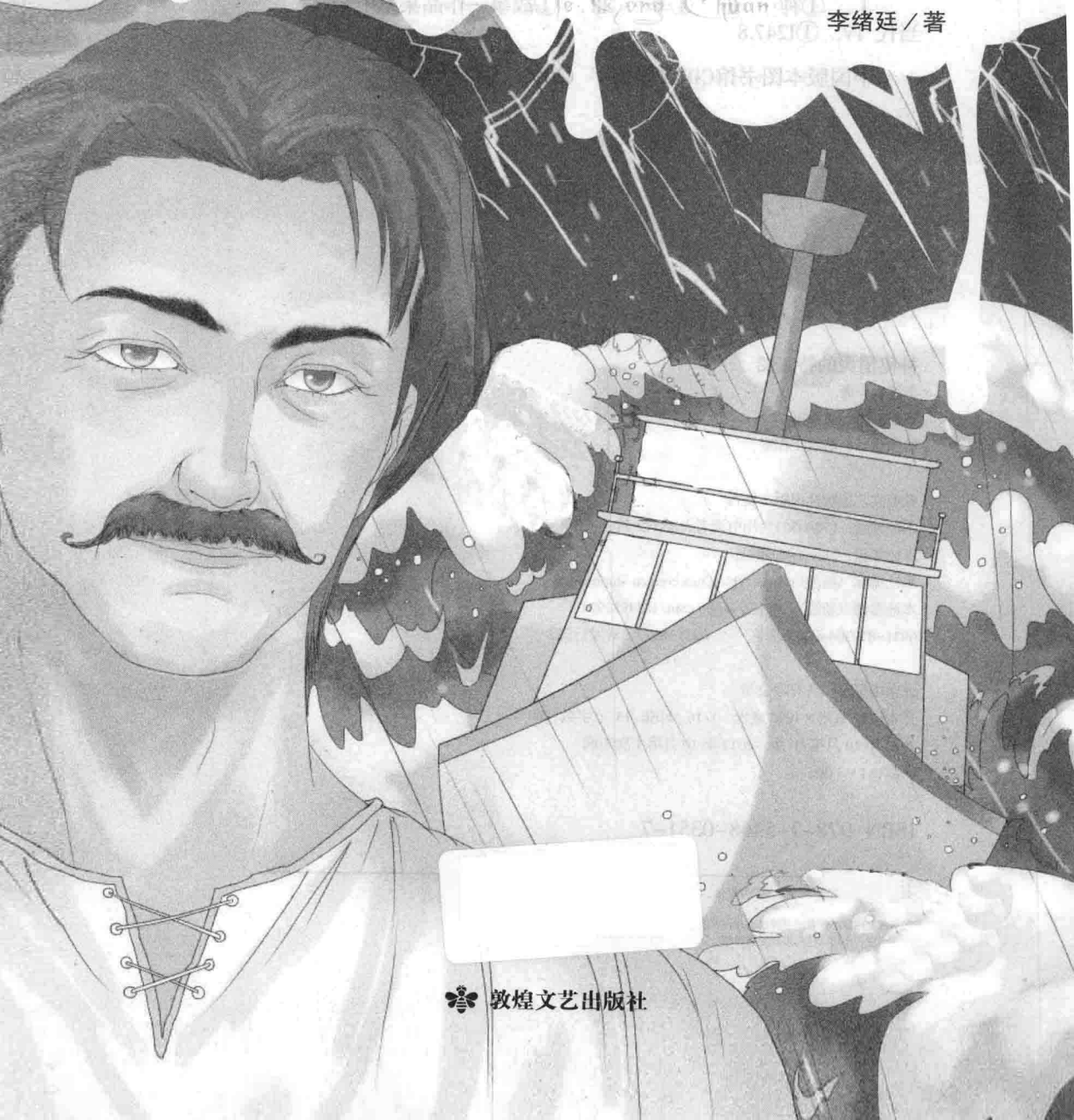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神秘消失的特工船

Shen Mi Xiao Shi De

Te Gong Chuan

李绪廷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消失的特工船 / 李绪廷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9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ISBN 978-7-5468-0351-7

I. ①神… II. ①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7203号

神秘消失的特工船

李绪廷 著

责任编辑: 尚再宗

装帧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zh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80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351-7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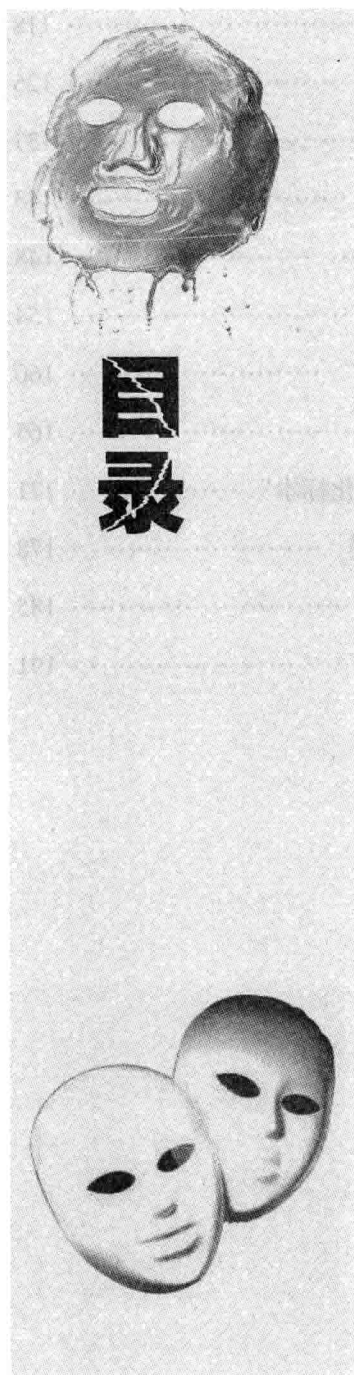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nse,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leaves in a light gray color against a darker gray background. A central, light-colored, cloud-like label contains the title and subtitle. The label has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line with a small floral motif in the center. The words "Suspense story" are repeated in a small, italicized font along the top and bottom edges of the label.

悬疑故事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目录 CONTENTS

实验室里的“幽灵”	1
二指裁缝	10
神秘消失的特工船	16
惊悚“梭鱼岛”	25
魔鬼岛上的“幽灵船”	31
黑发劫	37
书棺傀儡戏	44
“大力王”除恶虎威城	51
戈壁剑出鞘	59
犬齿项链	73
塔吊壁上的婴儿	80
诡异的钻戒	84
骷髅新娘	88
诡画	93
破脸虫	97
卡门拉的眼睛	105
以毒攻毒	112



实验室里的“幽灵”

一、军官女儿变干尸

亚姆医院并不大，但在以色列却很出名，因为这里有一名著名的心理学医生哈利德。哈利德有一座很特别的实验室，修建在医院的后院里，紧贴着一座小山的峭壁。平时，哈利德在前边的办公室上班，下班后或者周末，哈利德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到底在研究什么，连院长都不知晓。有一次，院长曾试探着问他一些实验室的信息，被哈利德拒绝了。哈利德说，他之所以来这个规模很小的医院，就是因为医院给他提供了这个独立实验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完全可以到更大的医院里去上班。院长当时很尴尬，从此再不提这件事。

越是这样，医院里的人越奇怪，都想弄清楚到底实验室里有什么蹊跷，其中，就有电工富尔曼。哈利德为了防止别人走进他的实验室，在实验室周围设置了报警装置，只要有人接近，报警器就会响，哈利德就会走出来，对着贸然走近的人大声呵斥。但是，富尔曼可不怕，要知道，再好的实验室也离不开电，有电力方面的故障就得找电工，所以，富尔曼自信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光明正大地走进实验室。

果然，几天以后，哈利德打电话给富尔曼，让他过去一下。富尔曼背起电工包，笑着走进实验室。富尔曼被分到电工组还不到一个月，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哈利德的实验里。一进门，富尔曼的嘴就张大了，真是隔行如

隔山，实验室里摆放的仪器，富尔曼一个都不认识。

富尔曼按照哈利德的吩咐，修好了实验室里间的一处故障。然后趁哈利德出去接电话，将一个微型摄像机安在一个闸盒里。那个摄像机造型极像一个空气开关装置，非专业人士根本看不出破绽。

哈利德接电话回来，富尔曼已经修好了。哈利德试了试，一竖大拇指，笑着说：“不错，小伙子，你很棒！”富尔曼也笑了：“大家都以为哈利德医生不会笑，这不笑得很好看吗？”哈利德说：“我看到那些病人头就大了，怎么笑得出来？你不知道，我的那些病人可不像你手里的电工工具那么听话，他们有的看起来沉默寡言，但却有暴力倾向。”哈利德说的倒是实情，富尔曼就听说过，有一个抑郁症病人在治疗期间，竟然拔下输液的针头袭击哈利德医生，幸亏当时哈利德检查完病人刚抬起头，不然，那针头准会把他的眼睛扎瞎了。

一星期后，哈利德又给富尔曼打电话，说原来那个故障又出现了。富尔曼放下电话，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出了问题不奇怪，如果不出问题才奇怪了。富尔曼在那个地方做了手脚，最多一星期，他就会重新走进哈利德的实验室，取走摄像机。他自信这一周的录像，已经将哈利德的所作所为全录下来，实验室里到底藏着怎么样的猫腻，也就真相大白了。想到这里，富尔曼背起工具包，高兴地走进实验室，修好那个线路后，顺手取走了摄像机。

回到工作间，富尔曼迫不及待地将摄像机连上电脑，屏住呼吸打开视频文件。果然，富尔曼看到了惊悚的一幕。实验室里，一个漂亮姑娘被固定在椅子上，开始是惊恐地叫，接着，她的面部五官极度扭曲，浑身肌肉也剧烈抽搐不止，最后，竟变成了一副没有血肉的骨架……

富尔曼连续看了几遍，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失声叫道：“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富尔曼把视频文件存好，又用邮箱发了一份给一个人，这才关了电脑。

几天后，富尔曼收到一封邮件，说视频中被害的女子叫蒂娜，是一个军官的女儿。富尔曼点点头，果然如上司所料，哈利德原来是个间谍，这间实验室的作用，无非就是杀害军界、政界的家属，以达到他们兵不血刃进行恐



怖袭击的目的。近半年来，有多名军政界的家属神秘失踪，调查结果，他们都在失踪前来过亚姆医院，在哈利德医生的指导下治疗心理疾病。

富尔曼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一个月前，按照上司命令，以电工身份接近哈利德，就是要弄清他的身份。哈利德以前曾是以色列的军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巴勒斯坦人俘虏，一年后才偷跑回来。但以色列军方不相信哈利德是偷跑回来的，就开始对他调查，但没找到证据。哈利德不干了，以侵犯名誉权罪将调查他的军官告上军事法庭。军方正好借坡下驴，就让哈利德退了伍。哈利德在军队时，就是优秀的医生，所以，退伍后好多医院抢着要他，结果，亚姆医院以许诺一个独立实验室为条件，将哈利德抢了过来。

二、特工面前干尸复活

既然有哈利德害死蒂娜的视频证据，他就被请到了一个摩萨德分部。这个分部的负责人叫奥斯瑞，是个心狠手辣的老特工，曾参与多次刺杀行动。哈利德在军队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只是无缘见面。

奥斯瑞见哈利德被带进来，用手一指对面的沙发，皮笑肉不笑地说：“哈利德医生，久仰。”哈利德看看四周，奇怪地问：“奥斯瑞先生，你请我来，不会是你也患上抑郁症了吧？我虽然不懂你们的工作，但我可以想象，常年生活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中，患这种病的几率很大……”

没等他说完，奥斯瑞就哈哈大笑起来：“佩服！到了这里，哈利德医生还能做到神态自若，说明是个厉害人物！不过，到了我这里，再厉害的人都会变成懦夫！除非你想变成一堆没有生命的臭肉！”说完，奥斯瑞站起来，走到哈利德面前，“说吧，你总共害死了几个军政大员的家属？”

一听这话，哈利德“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奥斯瑞吓了一跳，后退半步，迅速拔出了手枪。门外的特工听到声音异常，也推门跑进来，枪口对准了哈利德。哈利德双手一摊，重新坐下，带着哭腔说：“请问，我们伟大的摩萨德组织，有栽赃陷害的传统吗？是，前市长的儿子确实死在医院里，但那

时我出差去了美国，人都不在，怎么杀死他？我会分身术还是……”

奥斯瑞挥手示意特工人员退出，撇着嘴说：“这很简单啊，安排别人干就好了。想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对于一个特工，这可是基本功啊！”

哈利德哭笑不得：“奥斯瑞先生，难道就因为你的推测，我就由一名本分的医生，变成间谍了？”

奥斯瑞走到办公桌前，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让哈利德看。上面是一个视频，背景是哈利德的实验室，一个漂亮姑娘被固定在椅子上，开始是惊恐地叫，接着，她的面部五官极度扭曲，浑身肌肉也剧烈抽搐不止，最后，变成了一副没有血肉的骨架……

奥斯瑞本以为看到这里，哈利德就会惊慌失措了，没想到，哈利德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指着视频，问奥斯瑞：“我敢保证，这是蒂娜提供给你们们的。这个丫头，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奥斯瑞不解地问：“玩笑？这视频里面死的就是蒂娜，难道不是你把她杀死了？”哈利德说：“看来，这次误会不小。这么办，我们一起回我的实验室，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奥斯瑞点点头，让手下带着哈利德回去，看他想要什么花招。

四个特工带着哈利德回到医院，车一直开到实验室前面，这才挟持着哈利德来到实验室门前。哈利德掏出钥匙打开门，冲着里面叫了一声：“蒂娜，出来一下，有人要见你。”

“谁啊，不是说好的在实验中不能出来吗？”伴随着声音，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走了出来，奇怪地看着屋里的人。四个特工面面相觑，走出来的还真是蒂娜。一个特工走上去，抓住蒂娜的手臂，低声说：“跟我们走一趟！”

蒂娜本想挣扎，被哈利德制止了。哈利德开玩笑说：“去吧，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还没吃饭，让他们请了。”说完，转身往外走，蒂娜只好撅着嘴跟在后边，上了外面的汽车。

奥斯瑞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手下带着活蹦乱跳的蒂娜进来了。但它毕竟是老牌特工，知道找一个相貌相同的人不是很难的事，就指着电脑说：“蒂娜小姐，请你解释一下这件事。”蒂娜一看，就生气了，指着哈利德说：“喂，你什么意思，丢我的人是不？”哈利德吃惊地望着蒂娜问：“这不是你交给他



们的？”蒂娜说：“我神经病啊！”

奥斯瑞冷冷地看着两人吵了一会，才抬手制止了他们，说：“我只想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哈利德说：“还是我来说吧。”

哈利德说，蒂娜是他的学生，现在正在配合他做一个实验，看看人不吃饭不说话能坚持多少天。蒂娜平时喜欢用软件制作搞笑视频，并且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视频就是蒂娜在上一个实验中闲着没事，自己制作的。说着，蒂娜征得奥斯瑞同意，用一台能上网的电脑登录一个论坛，找出很多自己上传的搞笑视频，很多都是她自己在表演。

这时，出去调查的特工也回来了，说蒂娜的父亲证实，女儿这段时间确实和哈利德在一起，说是做一个什么实验。女儿早就认了哈利德当老师，学生和老师做实验也算正常，他就没有阻拦。

看着一脸沮丧的奥斯瑞，哈利德笑着说：“奥斯瑞先生，兄弟们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也该饿了，我看，一起出去吃顿饭吧，我请客！”奥斯瑞换上一脸笑容说：“怎么能让哈利德医生请客，走吧，今天我请了。不过，你知道我们的规矩，今天的事，对谁也不要说……”说完，又看了一眼蒂娜。蒂娜大大咧咧地说：“就今天这事？有什么好说的，一群电脑盲！”

三、一个人捣毁一个摩萨德分部

几天以后，富尔曼正在为挨了奥斯瑞的骂郁闷，哈利德打电话过来，说线路又出了问题，让他过去检修一下。哈利德只好懒洋洋地拿起工具包，走进了哈利德的实验室。

哈利德今天看上去心情不错，端着咖啡笑眯眯地看着富尔曼干完了活。富尔曼维修完线路，正要告辞，哈利德指着桌子上的电脑说：“今天不知怎么了，我的电脑不通电了，你也帮我看一下吧。”富尔曼不好拒绝，就坐下来，检查电脑，原来是插线松了。看到电脑亮了，哈利德笑着说：“电脑不通电就不亮，人脑不通电就变成猪，我看你就是一头笨猪！”富尔曼一听不对，刚要

起身，却见哈利德一摁墙上的按钮，这把椅子的周边，突然伸出来许多触手一样的铁条，把富尔曼紧紧控制在椅子上。富尔曼大惊失色，刚想呼喊，又一根铁条伸过来，不偏不倚正好堵住他的嘴。哈利德笑得更灿烂了。

“我说你是蠢猪，现在相信了吧？抓我失手，就该赶紧撤离，你竟然还待在这里，不是蠢猪又是什么？”哈利德得意地说。

富尔曼眼睛瞪得老大，想说话，嘴却被铁条箍着，急得满脸通红。

“你不用说话，我就能猜到你想知道什么，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哈利德搬把椅子，坐在富尔曼对面，“你猜对了，我是一个间谍。你的确很聪明，是个好特工的料子，不过，你还是太嫩了。”

哈利德说的没错，他是在那次被抓后成为间谍的，潜回国内的目的，就是利用医生的身份作为掩护，用这个实验室，杀死一些政要的家属。当然，这件事他一人做不到，外面还有利用各种传媒手段，专门“介绍”政要家属来看病的间谍。哈利德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人想法骗进自己的实验室，然后就像那段视频中演的那样，把他们变成新鲜的“木乃伊”。

“实话告诉你，蒂娜不是我们的人，但我利用她的单纯，使我的潜伏变得更加合理。”哈利德说着，站起来，微笑着对富尔曼说：“还有就是那个视频，你一定奇怪你的摄像头怎么会不好好工作，这个问题我如果不说，你永远不会知道，现在，还是让你做个明白鬼吧。”哈利德耸耸肩，顺手又摁下一个按钮。富尔曼这才明白，自己人栽在哪里。原来，对着他摄像头的那面墙，是整个的电子屏幕，哈利德想让他拍到什么，就只能拍到什么。自己处心积虑，本想立一大功，不承想，哈利德老奸巨猾，早就识破了他的诡计，并借坡下驴，狠狠地涮了他们一把。为这，奥斯瑞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奥斯瑞说了，如果富尔曼不能弄清楚哈利德的真实身份，他就受到严厉惩罚。现在，富尔曼已经知道全部真相，哈利德绝不会放过他。

果然，哈利德关掉电子屏幕，似笑非笑地说：“孩子，我不想杀你，是你碰到我的枪口上了。你知道，干我们这一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第二条路可选。”说完，哈利德走到外间，关上里间的玻璃门，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透过玻璃门，哈利德冷静地看着富尔曼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变成失去血肉的干尸了。

“干得漂亮！哈利德医生。”随着声音，屋里的灯一下子全灭了，有人破门而入，用强光手电控制了哈利德。

哈利德一惊，赶紧闭上眼睛，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但他听出来了，说话的是奥斯瑞。

“真的很精彩，哈利德医生。不过，就在昨天，我终于知道了这间实验室的全部秘密。不过，我没有立即抓你的原因，一是我不能再来一次“死无对证”，二是我想看看这种理论是不是可靠。现在看来，这真的很恐怖。”

奥斯瑞说，他们把那段视频反复研究，发现不仅仅是搞笑那么简单。于是，他们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内容，不想竟有惊人发现。一篇报道说，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片原始针叶林里，有一处神秘的“魔鬼地带”，曾有不少探险的人走到那里后，像钻进一张无形的大网，手脚裹在一起再也不能动弹。随之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人毛骨悚然，被困住的人五官极度扭曲，浑身肌肉也剧烈抽搐不止，仿佛被烤化了一般，片刻工夫就只剩下一副没有血肉的干枯骨架。人们都说，那是一片隐藏着吸血魔鬼的幽灵地带。但有一个人不相信有鬼怪之说，那就是伏尔加格勒理工学院的教授斯坎儿。经过实地考察和实验，斯坎儿教授得出结论，事发地的磁场强度竟比地球其他地区强了数百倍。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在实验室里开始做试验。斯坎儿教授在高压电子发生器上缠上了大量的磁线圈，并且在通电后不断调整，直到与那片针叶林中的磁力数值大小相同。果然，一只羚羊被赶进实验室，很快就发出悲惨的叫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失去血肉、只剩下皮毛和骨架的干尸了。

“接着，我们请教了一个大学的物理教授，他承认，他们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说，因为地球磁场的磁力方向是由北极向南极流动的，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已经适应了这种磁力。而那片针叶林的磁场强度极度惊人，它们能在瞬间使生物体细胞里的水分迅速脱尽而成为一具干尸。”说到这里，奥斯瑞得意起来，“为了证实这件事，不得不让富尔曼参与这个实验。果然，我们通过富尔曼衣服纽扣里的摄像装置，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现在，哈利德医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时，屋里的灯又全亮了。哈利德睁开眼，苦笑着摇摇头，慢慢退到里间，随之，厚厚的玻璃门迅速关上。奥斯瑞让人撞门，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那扇玻璃门用特殊玻璃做成，又厚又坚硬，即使强力子弹也打不透。就在这时，他们听到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有两扇厚厚的钢门从墙体伸出来，快速闭合，把整个实验室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钢铁箱子。

“现在该我告诉你了，奥斯瑞先生，一分钟后，你和你的手下就会变成和富尔曼一样……”说着，哈利德就去按墙上的一个开关。奥斯瑞掏出手枪，扬手击中了电闸开关，屋里一下子变得漆黑一片。奥斯瑞刚想命令手下打开手电筒，突然就听到一个手下发出惊恐的叫声，接着，自己也感到有一双大手正在使劲地扭曲自己，浑身上下似有千万根钢针在扎，疼痛难忍，他也忍不住惨叫起来。恍惚中，他听到哈利德高声说：“你这个自以为聪明的蠢猪，你以为我会像你那样笨吗？你打坏电闸，正好启动了一个紧急超能量电瓶，而这个电瓶就连着外屋的高压点子生发器……”

随着黑暗中惨叫声的消失，哈利德知道，自己完成了一个上司都不敢设想的任务。明天，或者仅仅几个小时后，以色列摩萨德总部就会发现，一个分部负责人带着几个特工人间蒸发了。

哈利德从一个暗门出来，迅速消失在黑夜中。他知道，不管上司是不是同意，他都必须在今晚离开以色列，否则，他的下场可能比奥斯瑞还惨。

尾声

哈利德不敢走大路，顺着一条山路来到医院的后面，那里是一个贫民窟，到处是五颜六色的破布搭起的帐篷，如果有什么意外，人往窝棚里一钻，就像鱼儿入海，想找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哈利德看看黑暗中坟墓一样的大大小小的帐篷，刚寻思从哪里转过去，就看到远处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停着一辆出租车。哈利德心里叫了声“谢天谢地”，就猫下身，快步来到出租车跟前，看看四下无人，拉开车门坐了进



去，并用一支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脑袋。

“去火车站！”哈利德一字一句地命令道。

司机似乎被吓住了，什么也没说，发动了汽车。汽车左拐右拐，在一幢房子前停了下来。哈利德一看不对头，正想发作，司机转过脸来，并拿下自己的帽子。哈利德这才看清，司机竟是蒂娜。

“祝贺你，猫头鹰，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蒂娜笑着冲哈利德伸出手。

“猫头鹰？你怎么知道我的代号？”哈利德奇怪地问？

“因为我是夜莺。”

哈利德这才明白，自己原以为靠魅力征服了无知少女，让蒂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自己，却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文静纤弱的少女，竟是自己的上司。这次之所以这么顺利，原来是蒂娜暗中帮忙啊。

“现在我该做什么？”哈利德这才想起应该领任务了。

蒂娜指着那幢房子说：“你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我就送你去莫斯科整容。”说着，蒂娜拿出一张照片和一盘录像带，“这个人你知道，著名心理学医生阿尔贝曼，去年去俄罗斯旅游探险时失踪。这盘录像带里是他工作时的录像，你在这段休息时间要学会他的习惯动作，比如，说话爱摸头发等。记住，从明天起，哈利德医生失踪了；而你就是曾经失踪的阿尔贝曼医生，半年后回到以色列，面对记者讲述你九死一生的探险经历……”

二指裁缝

一、怪人遇怪匠

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驻华盛顿武官突然生病，几天后竟一命呜呼。东京方面急调关东日军的藤野大佐即刻赶赴华盛顿，接替武官一职。

其实，东京方面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正在策划的珍珠港事件，计划的策划者之一，就是这位藤野大佐。所以，虽然当时中国东北也是用人之地，他们还是调走了藤野。藤野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穿上中国各朝皇帝的黄袍，半夜里登上金銮殿。当然，所谓的金銮殿就是他的寝室，一把木制的大椅子，权当龙座。这样的爱好，从他带兵踏上中国的土地，无意中在戏台上看到戏子演皇上开始的。不过，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一爱好，别人也就无法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才这样做。所以，藤野从大连上船，除了带着必要的文件和武器，还有一只大箱子，就装着一些仿制的黄袍。

藤野来到华盛顿，就开始了紧张的特务活动。当时的日本驻华盛顿武官处，就是在美日本特工的最高指挥部，藤野初来乍到，自然有很多工作需要熟悉和操作。即使这样，每天晚上，藤野依然会沐浴后穿上黄袍，当一会“皇上”。后来这竟成他减压的工具，就像烟瘾一样，哪天不穿一会黄袍，就难受。

这天，藤野要去纽约出差，顺便带着自己的黄袍箱子上路了。谁知，到了纽约一下火车，竟发现箱子不见了。他猜应该是美国特工趁他打盹时干的。



虽然丢失的不是重要文件，但也够藤野心疼的了，这毕竟是他在这几年苦心搜罗的宝贝。为此，事情办完后，他火速回到华盛顿武官处，让手下山本去找一个中国裁缝来。

山本不解地看着藤野，试探着问：“中国裁缝？”藤野点点头。山本又问：“做什么？”藤野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这一嗜好，怕被说成变态，只想想做几件衣服，好乔装打扮。山本说：“这事好办，我量一下阁下的衣服尺寸，出去采购一批就行了。阁下身份特殊，不能让中国裁缝来武官处给您量体裁衣。”

藤野一想也是，中日之战，已经使两国变仇敌，如果找个裁缝，正好是仇日分子，那大剪刀一挥，我这小命不保啊。因为量体裁衣，两人是要近距离接触的。

藤野看看山本认真的样子，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说：“好吧，我也是突然想到。不过，现在我的服装还有不少，这事以后再说。”山本答应一声出去了。

接下来几天夜里，藤野如坐针毡，没有了黄袍，怎么也睡不好。无奈，他只好自己偷偷出来，到大街上看有没有合适的裁缝。转了几趟华人街，终于有所发现。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招牌：裁缝不用刀，二指裁奇衣。牌子上还画着一只手，食指和中指呈剪刀状。

藤野觉得好奇，就信步走了进去。接待他的是一个小伙子，说师父在里面忙着，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藤野指指外面的牌子，用中国话问：“外面的牌子，什么意思？”小伙子说：“就是一招牌，没别的意思。”“我是问，你师傅真的不用剪刀？”“是啊，就用两个手指头——独门绝技，师傅连我都不教。”小伙子说着，脸上洋溢着自豪。

藤野不信，要亲自看看，说如果真有此绝技，他愿意高价请他师父去做几件衣服。小伙为难地说：“先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师傅干活，都不让我看。您如果想做衣服，我给您量尺寸，您自己选好布料，一周后来拿就行了。”藤野哼了一声，不屑地说：“我一看就是假的，什么二指裁衣，纯粹胡扯，弄这样的噱头，有意思吗？”小伙子被说得面红耳赤，正要反驳，门帘一响，里间走出一位老者。小伙子赶紧说：“师傅，这个人……”老者抬手示意

小伙子住口，说：“这位先生，不知您想出什么价，请我去你们家？”藤野说：“那我要先看师傅你有什么真本事。”老者呵呵一笑，说：“老朽不才，刚来此地不久，怎么敢做出投机取巧之事？不过，实话实说，我要不是这些天买卖不好，我才不会管你相信不相信。人穷志短，我也要吃饭啊。这么办，我现在就给你表演。”说着，老者一指里间，做了个请的姿势。藤野刚想迈步进屋，忽然又停住了，职业的敏感让他觉得这里面有蹊跷。他一指柜台，说：“就在这里表演吧。”老者愣了一下，还是点点头，慢慢走到柜台里面，取过一块面料抖了抖铺在柜台上。在藤野的眼皮底下，将那块布料用两个手指一截为二。

二、做件衣服不容易

“好！”藤野不禁大声叫好。

老者收起布料，不卑不亢地看着藤野。藤野说：“果然好功夫。”老者说：“钱少了我可不伺候！”藤野说：“价钱听你的。”

几天后，老者如约来到武官处，要为藤野量体裁衣。山本虽然不解，但还是检查后领着老者来到藤野的办公室。藤野很高兴，吩咐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屋来。

老者将布料放在一张桌子上，示意藤野量尺寸。藤野说不急，而是拿着一个画册让老者看。老者一看，画册里全是唱戏的，就笑着说：“我就一裁缝，不懂唱戏。”藤野说：“我也不懂唱戏，也不需要你唱戏。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做出这样的戏服？”老者问：“你要组个戏班子唱戏？”藤野说：“你只回答会不会就行。”老者说：“这有何难？”藤野说：“好！这上面都是各朝皇上穿的衣服，你每样给我做一件。做好了，必有重赏。”老者一听就笑了：“你早说，我就不用来了，做好了拿过来就行了。”藤野说：“不行，就在这里做。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我做这些东西。”说着，把眼一瞪，“我的话你明白吗？”老者赶紧说：“明白！不过，这些衣服花里胡哨，我拿来的布料不够